

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

周四

孔	荆	張	春	屈	高
鮒	卿	儀	申	原	固
	高	孔	申	趙	荀
	漸	順	不	奢	卿
	離	顏	害	宋	魯
	韓	率	陳	王	仲
	非	公	軫	漁	連
	李	師	史	父	蘇
	牧	隅	起	蘇	秦
	田	唐	犀	代	騶
	橫	睢	首		衍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周 四

高

固

南海人歸楚
為威王相

遠○從○南○越○向○瀟○湘○故○國○河○山○悵○渺○茫○智○略○疆○開○休○士○馬○

畫○圖○郡○應○兆○仙○羊○奇○才○幸○有○威○王○用○微○旨○能○令○鐸○氏○彰○

霸○業○流○風○文○教○啟○立○賢○自○昔○貴○無○方○

瀟○湘○

周顯王時楚子熊商滅越而臣服之是
為楚威王固以才能歸楚後為國相

畫○圖○

楚

莊王霸諸侯能討罪逆以服人心春秋進之子孫復能繼述以故文教日興五羊銜穀萃於楚庭南海人為畫圖以表著固功故後來郡鐸氏先時魯君子左守猶繪諸廳事也見太平御覽鐸氏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由固進之俱見黃佐廣

州先賢傳

荀

卿名況趙人在齊為祭酒後為楚蘭陵令

孟荀師範並雲驅濁世波頽隻手扶稷下三徵齊重士蘭陵一謫楚輕儒刑名誤啟秦丞相學術終慙莽大夫何況著書論性惡杯棬仁義蹈歧途

三徵

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一謫齊人或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
刑名李斯爲荀卿弟

性惡荀子有性惡篇其言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

魯仲連齊高士

千里神駒顧盼雄少年奇偉氣如虹抗秦忽奪將軍魄
扶趙誰知義士衷九鼎存亡天北極一書去就客西風
功成辭賞尋常事人在青蓮醉眼中

神駒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先是齊辯士田巴服狙即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

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

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抗
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遂不復出見魯連子抗
秦仲連謂辛垣衍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
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
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
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
民一書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
也一書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
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
豫未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
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甯自
刃乃自殺單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
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成始秦師旣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
至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
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
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
而去終身不復見
青蓮李白詩心

蘇

秦

字季子東周維陽人爲從約長
并相六國其後爲齊人所殺

函谷歸來黯自傷窮途骨肉亦炎涼黑貂裘做心猶熱
白馬盟成氣太昂得意千金分族黨高談六國屈侯王
不知除道清官日果否良田置雒陽

歸來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不見聽黑貂之
裘做黃金百斤盡面目黧黑大困而歸

骨肉

歸既

兄弟嫂妹妻
妾皆竊笑之

白馬

蘇秦謂趙肅侯曰今天下之將相
會於涇水之上畔秦通質割白馬

而千金

蘇秦既合縱北報趙王行過雒陽車騎
擬王者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六國

蘇秦歷說燕趙韓魏齊楚合縱皆
聽之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除道
秦至恐懼除

道清官使
人郊勞
良田
秦嘗言使余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騶
衍齊人為燕昭王師

青○天○高○論○獨○千○秋○赤○縣○環○觀○幾○九○州○海○有○大○瀛○如○在○目○
人○當○中○國○更○回○頭○席○尊○趙○地○芳○型○朔○律○轉○燕○郊○暖○氣○留○

五德六親仁義旨莫因迂怪薄齊騶

九州

衍賂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

語必

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

黃帝

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

而遠

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

名山大川

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

及海外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

移泊各有宜

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

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於是有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
親之施始席尊平原君側行微席如燕昭王擁篲先
也濫耳
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律轉劉向別錄燕有谷寒
築碣石官身親往師之
而溫氣至堪黍今謂之黍谷又按阮籍
奏記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屈原嘗爲左徒遷三閭大夫後因讒見黜自投

汨羅江死
天問茫茫局又新落英滿地弔靈均窮愁首創文人例

時命誰哀逐客身太傅賦投同困楚離騷書護未焚秦
獨憐蘭芷羣芳歇鵲鳩先鳴草不春

天問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

人窮愁

懷王使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

使屈平為令衆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

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疎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逐客令

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逐客令

子蘭聞屈原睠顧楚國繫心懷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原至於江濱披髮

行吟澤畔更作太傅

史記原與賈生合傳其論云及

有九歌等篇

太傅

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

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

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趙奢

趙大將嘗破秦軍於閼與封馬服君久之卒

兩鼠爭強鬪穴中智謀於此決雌雄秦軍後至威經挫趙壘佯增敵沮攻兒不象賢終誤國將能下士故成功

世儒須戒談兵易兵法何常視變通

兩鼠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問曰可救否對曰秦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問之對曰如廉頗又召

問趙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堅壁留二十八日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後至許愿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誤國

奢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

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
括即已若必將之下士不及趙使括將其母上書言括
破趙軍者必括也下士不可使將王曰何也對曰始
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
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
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
如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不聽

宋玉楚人屈
原弟子

高唐神女諷辭耳白雪陽春孰和之臺上言能摘大小
宮中風亦辨雄雌文窮七澤三湘變世豈鯨魚鳳鳥知

謫諫奇才忠悃出少陵悵望不同時

高唐

玉有高唐神女

白雪

後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

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

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

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翔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

之鵝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

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

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大小玉與唐勒景

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見新序大小玉差侍楚襄王

游陽雲之臺命賦大小言雄雌之官作風賦有大王

玉受上賞賜以雲夢之田雄雌之官作風賦有大王

雄風庶人

雌風等語

六

漁

父

楚人離騷有與屈子問答
篇文選註以為當時隱士

天生芳草為三閭漁父蘭叢訂卜居下瀨奚勞傷野鵬

中流應憫葬江魚一灣綠水垂綸際萬點青山鼓枻餘

可向武陵尋伴侶桃源長讀未燒書

三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至於

卜居

離騷有江魚寘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

埃乎本屈子

鼓枻

漁父聆屈子之言莞爾而笑鼓枻

對漁父語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蘇

代

東周雒陽人蘇秦之弟與弟厲皆學遊說
至燕與昭王謀伐齊滑王出走代厲皆以

壽死名顯諸侯

何○事○尋○仙○昧○厥○身○燕○昭○函○谷○策○車○輪○一○書○獨○決○存○亡○計○
六○國○非○無○智○識○人○蠶○食○鯨○吞○防○繫○虜○雞○尸○牛○從○判○經○綸○
世○間○莫○怪○三○閭○戇○苦○止○懷○王○入○暴○秦○

尋仙

郭璞遊仙詩云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後又

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以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
望之燕昭上燕既破齊未幾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
如雲燕昭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臣
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臣
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其意以為秦
之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而諸侯莫智燕
省燕趙之人皆以事秦說其主臣所大患云

王不行代復重於燕明儒陳子龍曰秦之情勢皆悉
之蘇代此篇非策士之浮辭也昭王英主苟非情實
之語豈雞尸蘇秦說韓宣惠王云臣聞鄙諺曰甯為
能動之雞尸雞口無為牛後而戰國策則云甯為雞
尸不為牛從延篤註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
言甯為雞中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從去聲
春申君姓黃名歇楚人事頃襄王奉使於秦考烈
滅其家

書懸呂覽昧幾微盜國空教襲不韋十二金釵姬再獻
三千珠履客羣歸君臣豈易全恩眷婦女偏能伏殺機
毋望福招毋望禍此心原忌戀輕肥

呂覽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見報任安書十二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

之甚衆卒無子後又進其姬趙人三千趙平原君使
李園女弟遂生子男立爲太子
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瑁簪刀劍室
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
上客皆躡珠履以母望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
見趙使趙使大慙母望日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
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
毋望之人乎正義曰毋望謂不望而忽至也

申不害
京人爲韓昭侯相

也○矜○學○術○主○刑○名○事○異○商○韓○獨○有○聲○一○相○國○中○能○見○治○
三○符○境○內○不○聞○兵○每○窺○主○意○因○人○試○笑○請○兄○官○廢○法○行○

十五年來侵伐少卑卑亦自勝縱橫

刑名

申子故鄭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
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

<p>商於六百望徒奢再敗藍田怒又加不賀楚王先事燭</p>	<p>陳軫為齊王使後事楚又為楚奉使於秦</p>	<p> <small>兵疆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三符韓用申子行</small> <small>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三符其三符兵不</small> <small>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得不</small> <small>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見論衡</small> <small>於韓王然未知王所欲恐言而未必中乃微使趙卓</small> <small>韓鼂二人進議於王以事申子視王所說以言於王</small> <small>王大悅之又趙令王以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small> <small>子恐君疑已外市不則恐惡於趙令趙紹韓沓嘗試</small> <small>君之動貌廢法有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申子</small> <small>而後言之廢法有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申子</small> <small>聽子之謂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small> <small>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我將</small> <small>奚聽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卑卑申子卑卑</small> <small>君真其人也俱見國策卑卑本史記論</small> </p>
------------------------------	-------------------------	--

會傾秦相辯才誇失噬畫地添蛇足功許貪天挫虎牙
兩國一身翻覆甚越吟重聽勝皇琴

商於

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此北弱齊而西益秦

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

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

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藍田儀

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藍田既

背約楚發兵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

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

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秦相軫與張儀俱事秦患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相王貴重爭寵儀誣軫

欲去秦之楚王問之對曰昔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

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其子忠且見棄

不之楚何歸王以蛇足陳軫往見昭陽曰人有遺其

爲然遂善待之以蛇足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

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
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酒而
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
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今又移兵而攻齊勝之官
爵不加不勝身死爵奪此虎牙魏相攻葦年不解或
爲蛇爲足之說也見史記虎牙魏相攻葦年不解或
謂寡人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
子主計之復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
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
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
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
葦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
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
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
之此陳軫越吟陳軫又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
之計也越吟楚亦思寡人否陳軫對曰王聞夫越
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也今仕楚楚執珪富貴矣
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楚執珪富貴矣

亦思越否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尙猶越聲也俱見史皇琴古曲名見莊子

史起梁襄王臣

溉前灌後兩功兼漳水沿流利澤霑○鳥○鹵○稻○梁○民○氣○樂○
川原溝洫衆謀僉○芍陂同藉專修力豆飯應無見壞嫌

莫謂魏襄難決善據忠知化慰閭閻

溉灌西門豹溉其前史起灌漳水起以漳水稻梁水

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旁古鳥鹵生稻梁見漢書溝洫志

芍陂芍陂在壽春縣南八十里楚相孫叔敖所造見水經注按地理通釋云壽州安豐縣有芍陂卽

孫叔敖所作豆飯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
期思陂也為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云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顏師古曰言田無
灌漑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
為飯也羹芋魁以芋根為羹也見漢書翟方進傳
決善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
秋春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喧譁而弗為變見呂氏

犀

首

姓公孫名衍魏之陰晉人始事魏為犀首將軍人皆以其官稱之後事秦為大良造

見逐復為魏將張儀卒犀首入相秦佩五國之印為約長

犀首復官大良造定縱不已再連橫有謀差勝探囊取
無事翻因好酒名關陝虎狼方煽焰邊陲鷸蚌又興兵

廣居奚侈安居熄一怒原難六國傾

良造

犀首由魏適秦秦惠文君五年以犀首為大良造

無事

初陳軫過梁見

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壓事可乎曰奈何曰

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

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日無事何不相見願謁

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無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

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

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

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邊陲

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不得復過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

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

則秦且燒燭燭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

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

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

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

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固起兵襲秦大敗秦於李帛之下見國策

張

儀

魏人爲秦相及惠王薨武王立懼誅乃使魏又爲魏相一歲而卒

羣誣盜璧只因貧酒後鞭笞婦亦瞋詛楚文成翻詛楚
噉秦計利在興秦弱鄰易輔矜強敵新主難欺走舊臣

獨歎絕齊終被侮湘流千載憾靈均

盜璧

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貧無行必此盜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

服釋之

其妻曰嘻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詛

楚儀有詛

詐楚

儀詐楚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絕

楚不知命

一將軍受地於秦儀詐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使勇士更往罵齊王儀乃出

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
不間六里儀曰儀故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
王楚王大怒興師伐秦大敗秦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新主
儀相秦惠王及武王立與儀有隙羣臣日夜惡儀齊
讓又至儀懼誅乃說武王使已入梁避齊以合齊伐
梁儀至梁齊果興師伐之儀勸齊王伐靈均懷王以
韓臨周遂解兵去儀相梁一歲卒於梁靈均黔中地
易張儀既至囚之後聽寵姬鄭袖言釋儀是時屈平
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王曰何不殺張儀懷
王悔追儀不及

孔

順

為孔子八世孫名謙改名斌字子順嘗

天下歸秦道已窮難憑弱魏振山東十年無復宗周日
八世猶存闕里風儒術鳳衰違主聽霸圖鵲賜愴臣衷

先生德業真承聖章甫麋裘謗誦同

山東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
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其有志不得自何去
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
暇何化之與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
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
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楚宋
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鶉賜此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驪裘璧寵之官以事
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說乃造
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
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
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
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
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問之

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
曰麤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麤裘投之無邇及三年
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
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
矣俱見孔叢子

顏率周臣

一鼎遷須九萬人雖九九挽無因梁休寄徑何言楚
齊爲興師但止秦魯仲連逃同恥帝王孫滿對又斯臣
平原家廟遙稱祖曠代忠貞繼後塵

一鼎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率請借救於齊至齊謂
齊王曰秦無道欲興兵求九鼎周之君臣自計
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
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

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率又曰臣請東解之至
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願獻
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
寄經於梁率曰不可梁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
海之上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經於
楚率曰不可楚欲得九鼎謀之葉庭之中久矣若鼎
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率曰
敝邑固竊爲王患之昔周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
萬人挽之九王患之昔周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
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致之齊
乎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待命齊王乃止見國策
原見魯公顏家廟碑

公師隅

粵人周赧王時仕越

誰鞭海若役風雷突屹浮空翠一堆作鎮有靈城郭起

遷居無意版圖開蠻烟瘴雨懸帆去東箭南琛壓橐來鄰好克修民按堵交州須仗濟時才

遷居

初越王無疆爲楚所敗其子孫遜處於南海上

東武有怪山浮來鎮壓其地因名爲東武山乃往相

東箭

時三晉惟魏最彊越王與魏通好使隅往向南

吳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魏王乃起師奉越王往

荆栖之沅湖於是南武疆土爲越王貢奉邑稱雄交

唐

睢

安陵人嘗奉使於秦始皇不能屈

華顛飛辯若龍騰氣抗强秦虐燄凌聶政韓城驚白虹

要離吳殿擊蒼鷹免冠搶地庸夫靡拔劍衝天義俠矜
前與縮高同矢節危邦有士最剛棱

華顛

秦欲詐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問答再三唐睢挺

於此寡人論矣按崔駰達旨云唐睢華白虹先是唐

顛以悟秦蓋是時睢年已九十餘云王嘗聞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

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

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

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

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
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今日是也
縮高魏攻管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
大夫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
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

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縮高聞之日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俱見國策

荆卿名軻衛人燕太子丹尊爲上卿奉使於秦刺始皇不中死之

馬角歸來薦馬肝歌聲變徵別燕丹姬人曲奏琴心奮督亢圖窮匕首寒易水料應慚軻里秦皇爭得似齊桓漸離矐目於期刻灑血淋漓碧未乾

馬角

燕丹留秦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卽白馬亦生角按風俗通及

論衡皆馬肝太子與軻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變徵將有此說馬肝美卽殺馬進肝見燕丹子

行太子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高琴心時有美人能
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琴心鼓琴軻曰好
手也太子卽斷其手以玉盤盛之又軻欲搵秦王秦
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
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
盧之劍可負而拔於是王奮袖起屏風走之俱見燕
丹督亢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
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
軻旣取圖奏之秦王軻里嚴政軻深井里人能爲齊
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軻里嚴政軻深井里人能爲齊
桓沫事臞曰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
庸保匿作於宋子家宋子以其善擊筑客之聞於秦
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
其善擊筑重赦之乃臞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
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

帝不中於期初荆軻謂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是遂誅之於期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
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凌之
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揜袖而進曰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乃今得聞教遂自刎

高漸離燕人善擊筑後為秦始皇所殺

有意埋名潛宋子無端奏技近秦皇三生尙抱亡臣恨
一扑能爭壯士長滄海椎還逃博浪蘭池盜又免咸陽
鮑魚驂乘緣何晚星墜疆分待石旁

宋子地名正義曰宋子故城在一扑索隱曰滄海張良

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

車秦皇帝大怒大蘭池始皇三十一年微行咸陽與
索天下求賊甚急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見窘武士擊殺盜鮑魚始皇三十七年崩於沙邱平
關中大索二十日鮑魚臺祕不發喪棺載輶涼車中
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會暑上星
輶涼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
墜先是始皇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
墜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
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
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

韓非韓公子泰求非急攻韓韓遣非使秦
非爲李斯姚賈所讒斯遣藥使自殺

著書欲把憤全消口吃人非愧立朝學驚功名心太躁
法嚴繩墨氣何驕畧同申子崇黃老可惜秦君寵李姚
終日說難難自脫背韓不解禍機招

口吃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功名明黃道周論韓
智者能愚辯者能訥修者能狂潔者能穢故色之愚
人訥人狂人穢人也人皆知之而功名之為好色而
弊約理亂之旨其於規避推測可謂洞矣乃卒戮於
秦非顧鏡不能自見其繩墨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
背也則功名之為也
礲少李姚秦王欲任非急攻韓韓王安始不用非及
恩李姚秦王欲任非急攻韓韓王安始不用非及
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
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說難始非悲廉直不容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
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
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韓非背韓舉趙亡韓之策見

李

牧

趙將後將兵禦秦為郭開所讒以他將代之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捕殺之

浩浩黃塵幕府開饗軍不戰怒如雷怯方見勇奔胡寇。貨易生讒誤將才舉國孰當王翦至代君乃使趙慈來

干城自棄亡無日虜到潼關未足哀

幕府

牧為趙北邊良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

士習

騎射謹烽火不戰匈奴每入烽火逼輒入收保

多間謀厚遇戰士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

牧牧如故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與匈奴戰數

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後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

疾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

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胡寇

小入牧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遂大入牧多
為奇陣張左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王翦趙王遷七年秦
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王翦使王翦攻趙趙
使牧與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
代收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馬尚王
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田

橫

狄人與兄榮及從兄儋相繼為

王頭馳奉三十

陸轉平聲可讀為謹見

里客島駢捐五百

身自古英雄能得士於今推解遂無人東齊地望歸兄

弟西漢天顏恥主臣千載昌黎增感慨墓文一讀一傷

神

王頭

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

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爲亂乃使使赦

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

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

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

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

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王者乃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

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

洗浴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

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

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

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

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若斬

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當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

五百

二客奉橫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

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

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人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五百人尙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墓文

退之有祭橫墓文

孔

鮒一名鮒甲字子魚孔子裔孫魏相子順之子陳涉爲楚王嘗聘爲博士諫涉不聽遂

歸老於陳卒年五十九

駿烈清芬讀孔叢趨庭鯉訓有遺風大王輕敵旗張楚博士辭官轍隱嵩書料燔秦延一脈文高詰墨發羣矇內親外協規陳勝詎獨行軍對不窮

駿烈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

孔叢

鮒著孔叢子七卷爲二十有三篇以

述祖 輕敵 陳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滅秦秦使
德 輕敵 將章邯距之涉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
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鮒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
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
焉夫雖天之所命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
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
涉弗聽鮒又反覆力諫既而章果敗 張楚 先是涉自
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涉師大敗之 張楚 立為王號
張楚張晏注云秦滅 隱 嵩 初鮒隱居嵩山張耳陳餘
楚楚已弛故張之也 隱 嵩 薦之於涉涉遣使聘鮒既
至尊為博士太師居六旬以諫 燔秦 初秦相李斯議
涉輕敵不聽遂託目疾返於陳 燔秦 焚書陳餘謂鮒
曰秦將滅先王之籍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鮒曰吾
不為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
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
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乃與弟子襄藏
家語論語尚書孝經於祖 詰 墨 墨翟著書誣稱孔晏
堂舊壁中而去遂自隱焉 詰 墨 之事鮒詰辨之名其

篇曰內親始涉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涉以眾
詰墨內親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怒曰
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涉跪謝不
顧涉心慚焉遂適於鮒之館而求誨鮒因曰王所問
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
且宗族婚媾又與眾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
然也又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行
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
軍涉嘗問行軍之禮鮒爲陳始末言之甚詳俱見孔叢子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五

秦

商鞅 司馬錯 甘茂 白起 范雎

魏冉 蔡澤 樗里疾 甘羅 茅焦

蒙恬 王翦 李斯 安期生 趙高

西楚

項羽 范增 陳勝 陳餘 項莊

西漢

蕭何 曹參 張良 酈食其 三董公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五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五首

秦

商

鞅

姓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仕魏後仕秦孝公封商於十五邑號爲商君惠王立車

裂殺之

不解需臣詎殺臣遲遲去魏始于秦帝王空挾浮游說
法術終成刻薄人百姓從違三丈木一書開塞十年鈞
持矛驂乘胡爲者朝露方危已嚮晨

殺臣公叔痤知鞅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
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
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
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
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可疾去否且見禽鞅
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否且見禽鞅
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
乎卒刻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
不去鞅欲變法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三丈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信
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徙
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
開塞史論又云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
開塞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
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十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

弗聽驂乘趙良謂鞅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聽驂乘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闕戟者旁

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

司馬錯秦臣惠王時張儀欲攻韓劫天

豺狼倏爾入羊羣何待金牛給蜀君名幸東周留一綫

利因西海振三軍弩張兼仗邊氓勇鼎鑄宜銘智將勲

尤羨李冰開沃野環江萬頃稼如雲

金牛華陽國志曰惠王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

五丁開山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東

周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天下天下莫西海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
敢不聽此王業也
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故
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
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一能殺
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
竹之弩乃登樓射智將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
殺白虎見後漢書
蜀侯輝反司馬李冰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
錯定蜀見史記
都鹽井諸陂池壅江作朔溉三郡稻田於
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亦見華陽國志
甘茂立爲左丞相後因讒亡去卒於魏

息壤迎來誓約堅終教投杼識臣賢范蠡說楚甘騰喙
向壽尊秦莫比肩績會燭光貧女借謗盈書篋故人憐
監門史舉專門學何至函關馬不前

息壤

秦武王使丞相甘茂之魏約伐韓宜陽既還王

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
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其母投杼下
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魏
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文侯示之謗
書一篋王曰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五月不拔樗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王召茂欲罷兵茂曰范蠡其後秦
息壤在彼王因大悉起兵遂拔宜陽
茂於楚楚王問范蠡曰寡人欲相甘茂於秦可乎對
曰不可秦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置相於秦莫若向

壽因使使請相向壽燭光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而茂竟不得復入秦燭光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蘇代許諾遂說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湣王亦以上卿之位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史舉茂少事下蔡監門史舉學百家之說

白起郿人起武安君後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賜劍於杜

郵使自殺

君臣張吻肆豺狼尺短焉能有寸長八十萬人坑略盡

五千眾卒壁爭強魏穰薦將功俱沒王齧連圍氣不揚

從古殺降陰禍重寶雞秦祚自茲僵

大梁直取魏齊頭一旦君王與復讐贈我綈袍還戀故

范 睢 秦 封 應 侯 相

尺短太史公曰鄒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
侯本略盡昭王十四年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
傳論晉將斬首三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
虜三晉將斬首三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
人於河戰中四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
長平之戰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歸趙前後斬首虜
而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
四十五萬人爭強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薦將冉舉
趙人大震人爭強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薦將冉舉
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遂重王齧陵王
任之其後歷年與三晉及楚凡十五戰皆捷
攻趙邯鄲兵不利亡五校時起病已愈不
肯行乃使王齧代陵將圍邯鄲不能拔

奪人相印便封侯。匿秦逋客車。張祿報趙降。徒劍杜郵。
辯士反能推。辯士巖居謝病想優游。

魏齊

秦昭王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即持其頭來不然吾舉

兵而伐趙又不

復讐

辯口令從人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魏

出王之弟於關

復讐

辯口令從人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魏

魏齊大怒以爲魏持魏國陰事告齊既

歸以告魏相魏齊怒使舍人笞擊魏折脇摺齒魏

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魏謂守

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

人齊醉曰可矣魏得出後齊悔復召求之魏人綈袍

鄭安平乃遂以車載魏入秦更姓名曰張祿

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睢死已久魏

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睢聞之爲微行敝

衣間步之邸見賈賈見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睢曰然

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

相故逃亡至此安敢說乎賈曰今叔何事睢曰臣爲
人傭賃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
乃取其一綈封侯初昭王拜睢爲相收穰侯印杜郵
袍以賜之綈封侯使歸陶封睢以應號曰應侯杜郵
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以坑降卒四十萬遂圍
邯鄲已而睢與起有辯士睢後失昭王意燕客蔡澤
隙言而賜劍於杜郵辯士欲代睢相睢與之論大屈
於是乃延入座爲上客後數日言於昭王曰客有蔡
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
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王召
與語大說拜爲客卿睢因謝病歸相印王新說蔡澤
計畫遂拜爲相

魏

冉

楚人姓芊氏秦昭王母宣太后弟自惠王
武王時任職昭王卽位爲將軍未幾獨相

二十八年封於穰復
益封陶後卒於陶

臨朝禕翟自秦先親舅興師走暴鳶欲廣陶封營利遠
遂開齊隙指權專四登相位狐憑虎一入讒言爵避鷗
莫怪少恩羸法刻輜車千乘若流泉

秦先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唯秦苻太后始攝暴鳶魏

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羸國背

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權專昭王三十六年相國

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譏穰侯之伐

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因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

於諸侯秦王悟四登昭王元年魏冉相至十七年謝

乃免相就國四登昭王元年魏冉相至十七年謝

年燭免復相冉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昭王三十

二年又以穰侯為相國按四登相位本索隱述贊輜

車穰侯出關就封邑

輜車千有餘乘

蔡

澤

燕人范雎薦於昭王拜秦相後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逮事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成功者去進良箴燕客交情匪斷金四序始終三寸舌
兩身前後一般心亢龍苦自論恩怨躍馬由來洞古今

日月移虧皆妙道何期游說決幾沈

成功

澤說睢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

亢龍

澤又云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拙往而不能自返

躍馬

澤從唐舉相笑謝而去謂其御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

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入

移虧

澤又云語曰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

滿則虧物甚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

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

君不取也

樗里疾秦惠王弟

何愧秦人奉智囊牢籠鼂賈辯才長首為丞相偕甘茂

身號嚴君助魏章上客入周矜士卒逋臣激楚致參商
漢宮果夾墳前築東過高臺半夕陽

智囊

樗里子滑稽多智

鼂賈

鼂錯賈詡

甘茂

秦武王二年

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魏章

疾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又助魏章攻楚敗楚將

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入周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

激楚

張儀讒疾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秦王大怒疾出走

漢宮

樗里子卒葬於

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之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
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羅僅十二為上卿

法流策士伊胡底直是髫年術更奇能用張唐何叱我

尙慚項橐已為師上卿宅賜歸秦日疆主城齋說趙時
終惜運謀徒尙詐美才斲喪負初基

張唐甘茂孫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唐不肯行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日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

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
而不肯汝焉能行之茲矣君其試臣上卿趙攻燕得上
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唐君其試臣上卿趙攻燕得上
何遽叱乎遂以危詞懼唐唐果行上卿谷三十城令
秦有十一城羅還報秦乃封為疆主初羅謂文信侯
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疆主借臣車五乘請
為張唐先報趙趙文信侯入言於始皇以羅使趙趙襄
王郊迎甘羅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於秦
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
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
欺者伐趙危矣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
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

茅

焦

后齊人因諫秦始皇遷太
立為仲父爵之上卿

列宿何徒廿七人星臺強欲補亡秦虎牙廟得原能辯
蜂準櫻來竟不瞋六國聞風憂瓦解九霄見日導輿親

極論利害還矜膽坡老惟嘉頴叔真。

廿七始皇遷太后於蕢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
積死客茅焦上謁願諫始皇使八宿今死者已有
二十人耶茅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
也見虎牙或問茅焦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
說苑乘曰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見
揚子蜂準始皇十年尉繚說以毋愛財物賂諸侯豪
法言蜂準始皇十年尉繚說以毋愛財物賂諸侯豪
盡秦王從其計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而虎狼心居約易
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
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
其計策聞風茅焦曰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蒞
見本紀聞風茅焦曰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蒞
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
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始皇赦之立駕千乘萬騎空

左方自行迎太后歸利害史記亦云齊人茅焦說秦

於咸陽宮亦見說苑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矜膽瞻蘇子

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復居甘泉宮矜膽瞻願

考叔廟詩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瞻不解此微言脫衣徒果敢

其瞻不解此微言脫衣徒果敢蒙恬軍二世立賜死

沙邱偽詔殺扶蘇心識亡秦果是胡執法公朝憐阿弟

暴師上郡懾匈奴一枝健筆山中頽萬里長城塞外圖

地脈絕時民力盡陽周使到不知辜

扶蘇趙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

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亡秦

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自殺恬疑而復請之亡秦

亡秦

亡秦

亡秦

亡秦

初燕人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阿弟趙
胡也始皇遂使恬往擊胡而不知乃胡亥也阿弟高
有罪蒙毅按之匈奴秦已并天下令恬將三十萬衆
當死始皇不聽匈奴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
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
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
恬威振陽周地名屬使到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
匈奴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
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
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王翦
頻陽人
始皇時爲將軍

將軍老作始皇師
鼙鼓聲中六國夷牙爪
有功臣助暴
田園多請主
消疑兵威壯
許蒙恬埒智畧深難
李信知

禍及子孫身不悟九原爲報虜王離

六國

太史公曰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

取容

以田園翦將兵伐楚始皇自送至霸上翦請美

至坳身田園翦將兵伐楚始皇自送至霸上翦請美

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

嚮臣臣亦及時以請田園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

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

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

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蒙恬秦始皇二

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蒙恬秦始皇二

并天下王氏蒙氏功李信初李信以二十萬人滅楚

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使翦孫王離擊趙圍趙

人之王離陳勝之反秦也秦使翦孫王離擊趙圍趙

策之王離陳勝之反秦也秦使翦孫王離擊趙圍趙

將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以其必矣客曰不然夫爲

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

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離軍遂降諸侯

李

斯

字通古楚上蔡人始皇

金○泥○玉○檢○泰○山○巔○尙○有○奇○文○祕○不○傳○欲○掃○典○墳○雄○著○作○更○從○封○禪○訪○神○仙○六○經○以○上○書○皆○燼○一○統○之○初○相○獨○先○

蔑聖阿君秦祚斬東門黃犬豈當憐

泰山

斯從始皇東封泰

六

經斯言於始皇請諸有文

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

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蔑聖斯焚燒夫子之六經

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烹滅三代之諸侯破

壞周公之井田阿君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

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謂讓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
意欲求容以書對黃犬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
言宜縱荒肆之樂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
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安期生

其年歲世與彭祖並稱

何須金壁賜重重玉鳥亭中報祖龍藥市幾時滄海晏
蓬山十載白雲封留書世豈羈仙跡受學人曾識道宗

蒯徹肯教同事項逃將爵賞謝塵容

玉鳥

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壁直藥市

嘗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

蓬山

嘗留書於始皇日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後十年求我於蓬

萊山 蒯徹 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下

趙高 以宦官位至中丞相

假手雲陽報復奇長平坑後爾生時滅秦功竟先劉季助項謀會殺李斯從此闔人能覆國況因律令得稱師

野蒲變脯成何事蓄險藏奸早可危

李斯

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

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邱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且丞相

居外權重於陛律令秦既焚書李斯請有學律令者
下二世以爲然獄所習者非斬則夷人之三
高傳胡亥而教之射人忠諫者謂之誹
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
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野蒲賦云野蒲變
艾草菅然見賈誼豫敎太子疏秦相趙高指鹿爲
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風俗通云秦相趙高指鹿爲
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王應麟曰箝語燭書秦欲愚
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束蒲
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西楚

項

羽

名籍下相人仕楚封魯公復自立

幾人稱帝復稱皇自以威名號霸王湯武弔民翻易暴
桓文樓伐敢爭強輿圖慷慨分新界富貴躊躇念故鄉

一○事○赤○龍○應○駭○服○不○貪○秦○寶○火○阿○房○

霸王羽自立為西楚霸王興圖漢遣陸賈說項王

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

歸漢王父母妻富貴先是有入或說項王曰關中阻

子軍皆呼萬歲富貴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

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東歸阿房始引兵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阿房引兵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

滅唐杜牧阿房宮賦曰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范增歸行至彭城疽發背死年七十餘

衣繡君王計已東咸陽三月火猶紅若教亞父侯關內

爭得高皇出棧中斗碎山河拚一擲鼎扛事業惜重瞳

獨憐國有無雙士留與蕭何薦沛公。

關內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

皆居

蜀漢中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為漢王

巴蜀

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

王項

王乃立章邯為雍王都廢邱司馬斗碎初鴻門

欣為

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斗碎之冥沛

公已

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

辭謹

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曰沛

雙再

拜奉大將軍足下大將軍者范增也項王曰沛

公安

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

矣項

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

撞而

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

公也

吾屬今鼎扛籍長八尺餘力能重瞳太史公曰

為之

虜矣鼎扛鼎才氣過人重瞳吾聞之周

生曰

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

瞳子

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

陳

勝

字涉陽城人秦末自立為將軍攻城皆下

諡曰
隱王

叢祠篝火夜狐鳴草澤功難首事成蛇劍一揮終屬漢
魚書羣奉竟亡嬴暴秦岌岌竿旗起夥涉沈沈帳殿驚

仁誼不施刑法峻繩樞囊牖毀金城

篝火

勝與吳廣謀舉大計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

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竿旗
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斬木為兵揭竿為帳殿勝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
旗本質誼過秦論帳殿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
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涉出
遮道而呼涉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

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
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陳

餘大梁人陳涉時為趙王武臣校尉進大將

代王號成安君
漢擊破之被殺

秦阮竟爾脫邱墟留得窮儒好引書甘避戰鋒撓鉅鹿
憤拋將印釣遊魚由來報復軀終喪未有英雄量不虛
拔幟功旋成背水假王兵略究誰如

窮儒

餘好引書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

鉅鹿

始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饒王離王

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數月耳大將印項羽破章
怒使張靨陳釋往讓餘後赴敵死

得出鉅鹿與餘相見屢責讓餘且疑餘殺張騫陳釋
兩人餘不能辨愈憤不已乃解脫印綬與耳耳不敢
受餘起如厠客說耳取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拔
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
韓信張耳擊趙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背水破
趙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
趙時使萬人先假王信平齊請自
行出背水陣

項莊下相人羽從弟

一劍飛揚四座驚三提玉玦不聞聲舞迴戈甲身誰翼
擊碎山河計未成龍虎有雲興芒切母朗碭切大浪駿騅無
地返彭城素車軹道存亡判祇許凶鋒殺子嬰

一劍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於坐殺之莊則入爲壽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
常以身翼蔽沛驤項王有駿馬名驤常騎之及壁
公莊不得擊驤驤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悲
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驤不
逝驤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按謝靈運撰
征賦云對駿驤以發憤傷虞姝于末詞

西漢一

蕭

何

沛人事高祖歷官丞
相封鄼侯卒諡文終

六經焚盡籍猶新收得圖書發縱神日月光輝依上相
風雲感會挺宗臣淮陰舉將能傾楚泗水辭徵不仕秦
門客尙懷韜晦意東陵瓜種伴閒身

圖書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宗臣何相高惠兩
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代之宗臣又堂蕭公王跡是因名蓋淮陰先是韓
羣后是謂宗臣本陸士衡高祖功臣贊陰既追韓
信還因薦於高祖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
無雙且說高祖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
水初何爲泗水郡卒史秦御史東陵後上征陳稀反
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誅信使爲
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
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
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
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
陰新反於中有疑君之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
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
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

曹

參

字敬伯沛人事高祖歷官齊國相封平陽侯惠帝時代蕭何爲相相三載卒諡文懿

百戰功成畫一歌戰功爭比治功多烽烟掃蕩朝清靜

醕酒經綸世太和守得蕭規繇漢祚寄將齊獄滅秦苛

不教弱主悲人彘再相王陵事若何

畫一

參爲相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戰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甯壹

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酹酒吏言文刻深欲務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酹酒聲名者輒斥去之
日夜飲酹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酹酒度其欲有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齊獄先是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得開說以爲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
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後參入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
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姦人安所人彘其後呂后既酖殺趙王如
容也吾是以先之
人彘意又斷戚夫人手足去眼
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
惠帝往觀帝問知之人因大哭而病歲餘不能起

張良

字子房韓人佐高祖定天下爲

授書以後智非常躡履機鋒納履藏四皓聯翩恢帝畧
一儒終始宅仙鄉蛇蟠大澤龍能斷雉崇深宮鳳自翔

心慕赤松身辟穀穀城遺跡兩茫茫

授書

良嘗開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

愕然欲毆之為其老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最

後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且

日視其書迺躡履其後韓信欲自立為假王高祖大

太公兵法遇之高祖一儒宋儒論子房有儒者鳳翔

語使善遇之真王一儒氣象故能以功名終鳳翔機

悟遂以信為真王一儒氣象故能以功名終鳳翔機

作子房頌云怡顏高覽彌翼赤松良既定儲位乃日

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翼赤松良既定儲位乃日

者師封萬戶位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酈食其漢說齊罷兵韓信襲齊齊王烹之

軍門來謁自通名側注名冠義義氣不平此客大言驚使

者○當○年○落○魄○詬○狂○生○漢○强○籌○據○敖○倉○粟○齊○附○連○紆○歷○下○
兵○馮○軾○功○高○誰○誤○爾○他○時○惜○未○崩○通○烹○

側注

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

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沛公方洗問曰何

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

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

者出道沛公語酈生瞋目按劍叱曰走復入言沛公

吾高陽酒徒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落

報曰客天下壯士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落

魄少好讀書家貧落魄魄無衣食業爲里監敖倉漢王

榮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

曰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

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

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謫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資

漢願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
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上從其畫復守敖倉
歷下食其又說漢王曰齊人
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
漢而稱東藩上曰善食其往說齊王齊王迺聽食其
罷歷下兵守戰備
馮軾蒯通以食其馮軾下齊七十
與食其日縱酒
馮軾蒯通後高祖欲烹通
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
蒯通通自稱冤且引
食其賣已迺烹食其引兵走
秦鹿爲
喻遂免

三老董公

新城人三老官名秦法十里一亭

一老平陰啟漢高外黃孰與小兒豪龍飛洛下伸名義

鶴壽亭中隱羽毛善辯何須誇范蔡良謀直欲壓蕭曹

三軍縞素歸心始破楚功成頌建纛

平陰二年漢王南渡平陰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
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
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
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以此東伐四海之內莫
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外
黃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
十三子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
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范蔡范雎
赦外黃當阮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范蔡蔡澤
縞素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
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洋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

集義軒詠史詩鈔

卷五

擊楚之殺
建囊
義帝者
見禮
記